

厉以宁：“突破时代”的改革先锋(下)

谈话、受教。北大四年，厉以宁打下坚实的经济学和经济史基础。

1955年毕业后，厉以宁被留在北大经济系做资料员，从事经济史资料的编译工作。得知他能留在北大，赵迺抃很高兴，又安慰他：“你没有当教员，当了资料员，心里要想开些，不要计较名分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名分算个什么？”

对厉以宁留校十分欣喜的周炳琳，则直接分派起任务。他知道厉以宁自学俄语，且水平不错，就让他翻译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。正如赵迺抃所说，周炳琳非常器重厉以宁，还让他为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《经济史杂志》(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)和《经济史评论》(Economic History Review)编写历年刊载论文的内容摘要。

“周老师的这一建议使我一生受益，因为从此我开始在周老师的指引下进入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。”厉以宁曾回忆。

然而，潜心学术研究的时光却短暂。1958年初，厉以宁成为“反右”运动中第一批被下放的教职工，在当时称为“

京西矿区”的北京门头沟区西斋堂村劳动，1959年春季返回北大。

那时又正值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起点。一年前，因为翻译波梁斯基所著《外国经济史(封建主义时代)》，厉以宁从三联书店获得了劳务费，他用这笔钱结婚、安家并把外祖母、母亲和弟弟厉以平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。

1959年，厉以宁已经有了一个孩子，妻子远在辽宁鞍山，一家五口租住在海淀苏公家庙四号院三间简陋的平房里，生活艰难，只能靠翻译稿费贴补生活。“令我感动的是，周老师、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。他们看到我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，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。此情此景，至今仍铭记于心。”厉以宁日后回忆。

1963年，周炳琳逝世。追悼会上，厉以宁失声痛哭。师母魏璧先生握住他的手，流泪叮嘱：“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，你要多多努力啊！”

两年后，厉以宁译完了恩师生前寄予厚望的《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》，将其交到商务印书馆。然而，未及出版，“

文革”开始，厉以宁先是在经济系接受监督劳动，最后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农场和北京大兴劳动。

对于那一时期，厉以宁甚少提及，只在解释自己经济思想及研究方向转变时说：“我个人经济思想的转变，并非开始于三年困难时期，而是开始于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期间。”

“沉沙无意却成洲”

当年从北大毕业时，厉以宁填过一首《鹧鸪天》：溪水清清下石沟，千弯百折不回头。兼容并蓄终宽阔，若谷虚怀鱼自游。心寂寂，念休休，沉沙无意却成洲。一生治学当如此，只计耕耘莫问收。

“沉沙无意却成洲”，25岁的口占，成了对厉以宁一生治学的总结，日后回看当年的诗词，厉以宁也挑出这句词：“当初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就学时，哪里会想到大学毕业后十年、二十年……五十年以后会怎样？但不管怎么说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学识是一年一年累积起来的。”

除了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，厉以宁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，探讨中国“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

体制、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”的“双重转型”。此外，厉以宁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还包括：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，深化农村改革，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；推动股份制改革与企业上市，指导起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等。

厉以宁还从几位恩师那里完整继承了栽培后生的志业。1989年，曹凤岐因为研究股份制改革，受到一些人的批判，连评教授职称的资格也被取消。“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厉老师一直对我支持和保护。”

类似的事情也在发表了《试论我国经济改革的若干战略问题》的孟晓苏身上发生。论文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，碰上思想理论界批判“市场经济”的风头。“我问厉以宁老师：要不要我反驳他们一下？他说：不必，你越反驳，他们劲头就

越大，现在有人已经写出‘批厉以宁’了，我也没有回击他们。”孟晓苏回忆。

此后，1992年，中央领导明确提出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。随后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被写入了党章与宪法，“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”的判断，也被写入了中央文件。

“在厉以宁老师溘然长逝的日子里，我再次翻开他主持撰写的经济学巨著《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》。泪目中跳出来的是他灼热的句子：‘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！’”孟晓苏在悼文里写道：“他字字铿锵地指出：‘我们的观点是，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。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，带来希望。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，也必须作出这种选择。’”（完）

来源：中国新闻网

网



2010年12月，厉以宁走进云南昭通贫困地区，了解当地农民生活状况。任东 摄